

東周列國志

第一函
第十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一

白下蔡人蔡元放甫評點

詞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
關春秋則刻興亡過手青史幾行名姓
北邙無數荒丘前人出地後人收說甚
龍爭虎

關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宣王自征姜戎便是失計之甚戎狄豺狼從古難化王者亦不
深求故其順命則略示羈縻否則置之度外倘其造逆犯順然
後用兵只須命將出師足矣況當是時周室尚在全盛王朝卿

土及方伯諸侯豈無可使之人乃以天子之尊自臨行陣以致
敗績損折車徒辱國損威莫大于此宣王親征姜戎其失有五
輕萬乘之尊蹈不測之險一也啓夷狄輕中國之心二也開諸
侯慢王朝之漸三也王師敗績深褻國威四也敗不能報貽笑
四方五也

此回中全是怪事如市上忽有童謠怪事童謠竟說幾亡周國
怪事童謠是紅衣小兒所傳怪事紅衣小兒是熒惑星所化怪
事土天命熒惑星化小兒造謠言怪事宮女不夫而孕怪事懷
孕四十餘年方產怪事宮女所說二龍降于王庭怪事龍作人言離
言怪事龍言自己是褒城二君怪事太史忽然想到請龍釐而
藏之怪事夏亡歷殷至周數經喪亂而釐在櫝中無恙怪事櫝
中忽然放光怪事先王接盤失手墮地怪事釐化元龜怪事直

人王官忽然不見怪事偶踐龍跡如有所感怪事布司當面遇
着夫婦二人必是正應童謠者却容一人走脫怪事烏啣席包
近岸中有女嬰怪事天子之尊命官懸賞覓一新棄女嬰却不
可得怪事只一褻姒出世便先有無數怪事在前雖曰天道元
遠然其現變示儆至切至顯無奈世人泛泛視之不加修省以
致不能挽回歸于氣數而不能救悲哉

列國傳中所載怪事甚多然無如此回之怪甚者總之東遷以
後乃天地間第一大變奇亂故天之示儆亦不尋常也

藏龍聚而獲福未知出於何書明係太史妄言再占得大吉之
兆亦太史欲實其言故傳會以成之耳觀其化褻姒而亂周吉
在何處後人疑卜吉而不吉爲天道無憑殆亦未之察耳

諫君自有立言之體與進說之方左儒初諫繼辯語言皆不中

竅是以無益細評在本下文

左儒為友情切直諫不聽棄位而去可也何至以死殉之死非其道匹夫匹婦之諒耳髯翁以人倫表率許之誤矣左儒諫殺杜伯宣王不聽此亦君臣之常以死殉之固為過分然其意中亦自以為義氣也厚于其友豈有忍于其君而來索命者此等事或後人借以儆戒人君不可妄殺耳語近矯誣讀者意會可也

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即天子位成康繼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

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真個八字宜着眼下文親征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

武王八傳姜戎利民大原下皆是不能抱武修文下至妄斬村如杜桑村伯則至于夷王觀禮不明諸侯漸漸强大到九傳是公曰公喪厲上暴虐無

道為國人所殺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立

太子靖為王是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疆明有道任用賢臣方叔

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復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興有詩爲證。

夷厲相仍政不綱

任賢圖治賴宣王

共和若沒中興主

周歷安能八百長

却說宣王雖說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戶牖謂銘雖說中興

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重譯獻雉感戴獻白雉重九譯至三十九年戎別種抗命

宣王御駕親征敗績于千畝地名在遠州城東南車徒大損思爲再舉之計又

恐軍數不充親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卽今固原州正是鄰近戎狄

之地料民者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觀其人數之多少車馬粟芻之

饒乏好做準備徵調出征太宰仲山甫進諫不聽後人有詩云

大彘何須辱劍鉞音茫

隨珠彈雀總堪傷

皇威褻盡無能報

枉自將民料一場

再說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離鎬京不遠催轡車輦連夜進城忽見市上小兒數十爲羣拍手作歌其聲如一。宣王乃停輦而聽之歌曰

月將升 日將沒 檠弧箕箒 幾亡周國

宣王甚惡其語。使御者傳令。盡拘眾小兒來問羣兒當時驚散。止拿得長幼二人跪于輦下。宣王問曰此語何人所造。幼兒戰懼不言。那年長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紅衣小兒。至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時傳遍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不止一處爲然也。宣王問曰。如今紅衣小兒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後。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兩兒。即召司市官。分付傳諭禁止。若有小兒再歌此詞者。連父兄同罪。當夜回宮無話。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齊集殿下。拜舞起居畢。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述于眾臣。此語如何解說。太宗伯部尙書召虎對曰。檠是山桑木名。可以爲弓。故曰檠弧箕箒。草

即今禮部尙書

音掩

不知修省徒于一謗同作用

名可結之以爲箭袋故曰箕箒據臣愚見國家恐有弓矢之變此解

而不可少太宰即今吏部尚書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國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

太原思欲報犬戎之仇若兵連不解必有亡國之患矣說理與召虎相同但即據

時事進諫亦頗得當宣王口雖不言點頭道是又問此語傳自紅衣小兒那紅

衣小兒還是何人太史即今欽天監伯陽父奏曰凡街市無根之語謂之

謠言上天儆戒人君命熒惑星化爲小兒造作謠言使羣兒習之此數

語却是怪事謂之童謠小者寓一人之吉凶大則係國家之興敗熒惑火

星是以色紅今日亡國之謠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犬戎

之罪罷太原之兵將武庫內所藏弧矢盡行焚棄再令國中不許造

賣其禍可息乎既將庫藏弧矢焚棄又不許造實是國家竟沒有弓矢了倘有不虞却如何處說得好笑伯陽父

答曰臣觀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宮之內非關外間弓矢之事必主

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况謠言曰月將升日將沒日者人君之象月

乃陰類日沒月升。陰進陽衰。其爲女主于政明矣。

解得有理有款。詮說童謠字字確切。

如此人真不愧太史。

宣王又曰。朕賴姜后主六宮之政。甚有賢德。其進御宮嬪。

皆出選擇。女禍從何而來。耶伯陽父答曰。謠言將升將沒。卽非目前。

之事。况將之爲言。且然而未必之詞。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爲。

吉。

此語正當之極。凡諫君者當如此矣。

弧矢不須焚棄。宣王聞奏。且信且疑。不樂而罷。

起駕回宮。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將羣臣之語備細述于姜后。姜后

曰。宮中有一異事。正欲啓奏。王問有何異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

內老宮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孕。到今四十餘年。昨夜方生一女。宣

王大驚問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將草蓆

宮人懷孕四十年產時不先奏聞。竟將血泡之

包裏拋棄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卽宣老宮人到宮問其得

孕之故。老宮人跪而答曰。婢子聞

女拋棄一十里外。姜后未免專擅。宣王亦失于寬察。

樂王末年。褒城卽今漢中府褒城縣有神

人化爲二龍。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謂樂王曰。吾乃褒城之

人。化爲二龍。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謂樂王曰。吾乃褒城之

二君也。桀王恐懼，欲殺二龍。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

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禎祥。」王何不請其祭而藏之？祭乃龍

之精氣，藏之必主獲福。糊說無稽之說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

卜兆何嘗大吉？只是太史自說耳。乃布幣設祭于龍前，取金盤收其涎沫，置于朱櫝

之中。忽然風雨大作，二龍飛去。桀王命收藏于內庫。自殷世歷六百

四十四年，傳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將三百年，未嘗開觀。到先王末

年，櫝內放出毫光，有掌庫官奏知先王。先王問櫝中何物。掌庫官取

簿籍獻上，具載藏祭之因。先王命發而觀之。侍臣打開金櫝，手捧金

盤呈上。先王將手接盤，一時失手墮地。所藏涎沫橫流庭下，忽化成

小小元龜一個，盤旋于庭中。內侍逐之，直入王宮，忽然不見。那時婢

子年才一十二歲，偶踐龜跡，心中如有所感。從此肚腹漸大，如懷孕

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來腹中作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一 五 一六五

痛忽生一女。守宮侍者不敢隱瞞。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隨命侍者領去棄之溝瀆。婢子罪該萬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與你何干？」遂將老宮人喝退。隨喚守宮侍者往清水河看視。女嬰下落。不一時侍者回報曰：「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陽父告以龍漦之事。因曰：「此女嬰已死于溝瀆。」卿試占之以觀妖氣消滅何如。伯陽布卦已畢。獻上繇詞。詞曰：

哭又笑 笑又哭 羊被鬼吞 馬逢犬逐 慎之慎之 麋弧

箕箒謠詞甚好 不愧太史

宣王不解其說。伯陽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屬推之。羊爲未。馬爲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應當在午未之年。據臣推詳妖氣雖然出宮。未曾除也。」宣王聞奏。快快不悅。遂出令城內城外挨戶查問女嬰不拘死活。有人撈取來獻者。賞布帛各三百疋。有收養不報者。鄰里舉首。賞

人給賞如數本犯全家斬首命上大夫杜伯專督其事因謠詞又有
厭弧箕箒之語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許道賣
山桑木弓箕草箭袋違者處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般胥役一
面曉諭一面巡綽那時城中百姓無不遵依止有鄉民尚未通曉巡
至次日有一婦人抱着幾個箭袋正是箕草織成的一男子背着山
桑木弓十來把跟隨于後他夫妻兩口住在遠鄉趕着日中做市上
城買賣尚未進城門被司市官劈面撞見喝聲拿下手下胥役先將
婦人擒住那男子見不是頭拋下桑弓在地飛步走脫司市官將婦
人鎖押連桑弓箕袋一齊解到大夫左儒處左儒想所獲二物正應
在謠言况太史言女人爲禍今已拿到婦人也可回復王旨遂隱下
男子不題自作聰明糊塗了事今單奏婦人違禁造賣法宜處死宣
三命將此婦斬訖其桑弓箕袋焚棄于市以爲造賣者之戒不在話

下後人有詩云

不將美政消天變

却泥謠言害婦人

謾道中興多補闕

此番直諫是何臣

話分兩頭再說那賣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婦是甚緣故。還要打聽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傳說昨日北門有個婦人違禁造賣桑弓箕袋。拿到即時決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曠野無人之處落了幾點痛淚。且喜自己脫禍放步而行。約十里許。來到清水河邊。遠遠望見百鳥飛鳴。近前觀看。乃是一個草蓆包兒。浮于水面。眾鳥以啄銜之。且銜且叫。將次拖近岸來。那個草蓆包兒。浮于水面。眾鳥以啄銜之。且銜且叫。將次拖近岸來。那男子叫聲奇怪。趕開眾鳥。帶水取起蓆包。到草坡中解看。但聞一聲啼哭。原來是一個女嬰。想到此女不知何人拋棄。有眾鳥啣出水來。定是大貴之人。此想却是人情之常我今取回養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

下布衫將此女嬰包裹抱于懷中思想避難之處乃望襄城投奔相識而去髯翁有詩單道此女得生之異

懷孕遲遲四十年

水中三日尙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國

王法如何勝得天

宣王自誅了賣桑弓箕袋的婦人以爲童謠之言已應心中坦然也不復議太原發兵之事自此連年無話到四十三年時當大祭宣王宿於齋宮夜漏二鼓人聲寂然忽見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來直至宮庭宣王怪他干犯齋禁大聲呵喝急喚左右擒拿並無一人答應那女子全無懼色走入太廟之中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不慌不忙將七廟神主做一束兒捆着望東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趕忽然驚醒乃是一夢

前邊一謠後邊一夢便將周室東遷明明指出

自覺心神恍惚勉強入廟行

禮九獻已畢回至齋宮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陽父告以夢中所

見伯陽父奏曰三年前童謠之言王豈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禍妖
氣未除謠辭有哭笑之語王今復有此夢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
誅婦人不足消厭弧箕箒之讖耶伯陽父又奏曰天道玄遠候至方
驗一村婦何關氣數哉不拿婦人男子不走男子不走不得拾着女
嬰若說不開却正應在他身上若說是他却
又并不相干若隱若見此其所以爲天道也宣王沉吟不語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

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訪妖女全無下落頌旌之後宣王還朝百官謝
胙王宣杜伯問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話杜伯奏曰臣體訪此女並
無影響以後妖婦正罪童謠已驗誠恐搜索不休必然驚動國人故

既受王命自應同奏不德無罪

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聞分明是怠棄朕命行
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門斬首示眾嚇
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員忙將杜伯扯住連聲
不可不可宣王視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與薦同朝的左

儒叩頭奏曰臣聞堯有九年之水不失為帝湯有七年之旱不害為

王天變尚然不妨

永旱二事謂之天災則不可云天變也

人妖寧可盡信

童謠卜筮俱有凶微不勸

人君修德以禳之而乃云不可信啓

人主慢天怠政之心非賢臣之語也

吾王若殺了杜伯臣恐國人將

妖言傳播外夷聞之亦起輕慢之心

外夷之慢與不慢自在德政之修與不修不在妖言之傳播也

望乞恕之宣王曰汝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輕君也左儒曰君

是友非則當逆友而順君友是君非則當違君而順友杜伯無可殺

之罪吾王若殺之天下必以王為不明臣若不能諫止天下必以臣

為不忠吾王若必殺杜伯臣請與杜伯俱死宣王怒猶未息曰朕殺

杜伯如去藁草何須多費唇舌

此等語全非賢君口氣

喝教快斬武士將杜伯

推出朝門斬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

死得無謂所謂輕于鴻毛

鬻翁有讚云

賢哉左儒

直諫批鱗

是則順友

非則違君

彈冠誼重

刎頸交真

名高千古

周式彝倫

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後仕晉爲士師之官子孫遂爲士氏食邑於范
又爲范氏後人哀杜伯之忠立嗣於杜陵號爲杜主又曰右將軍廟
至今尙存此是後話再說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亦有悔殺杜伯
之意悶悶還宮其夜寢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語言無次事多遺
忘每每輟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復進諫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王體稍
豫意欲出郊遊獵以快心神左右傳命司空部今工整備法駕司馬部今兵
部戒飭車徒太史卜個吉日至期王乘玉輅駕六騶右有尹吉甫左
有召虎旌旗對對甲杖森森一齊往東郊進發那東郊一帶平原曠
野原是從來遊獵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覺精神開爽傳命札
住營寨分付軍士一不許踐踏禾稼二不許焚燬樹木三不許侵擾
民居獲禽多少盡數獻納照次給賞如有私匿追出重罪號令一出
人人賈勇個個爭先進退周旋御車者出盡馳驅之巧左右前後營